

“爱你老x” 构式的结构特征与认知机制研究

冉 晓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1日

摘 要

近年来, “爱你老己” 在网络空间迅速流行, 并进一步演化形成开放性的 “爱你老X” 构式。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理论, 以网络平台真实语料为基础, 对 “爱你老X” 构式的结构特征、变体类型、语义生成机制、构式能产性及传播动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老” 在该构式中已完成亲昵前缀化, 其年龄义基本虚化; “X” 位置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可容纳自我指称、身体部位、生活状态、日常物品、社会关系及虚拟对象等多种语义类型。该构式的意义生成主要依赖自我距离化机制与 “自我是老友” 的本体隐喻。与此同时, 其广泛传播既体现了网络语言较强的创造能力,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青年使用者对于自我关怀和情感支持的需求。本文认为, “爱你老X” 是一种具有稳定形式和独立意义的新兴网络构式, 为观察网络语言演变及青年情感表达方式提供了新的语言学视角。

关键词

爱你老X, 构式语法, 认知语言学, 网络语言, 自我关怀

A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the Construction “Ai Ni Lao X”

Xiao R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e 29,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1, 202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i Ni Lao Ji” has become popular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an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he open construction “Ai Ni Lao X”.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semantic mechanisms, productivity, and

popularity of this construction using online languag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o” functions as an affectionate prefix, while the slot X demonstrates strong productivity and can refer to the self, body parts, life conditions, daily objec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virtual entities.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is mainly generated through self-distancing and the metaphor of “the self as an old frie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construction reflects both the creativity of internet language and young people’s increasing need for self-care and emotional suppor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Ai Ni Lao X” is an emerging construction with relatively stable form and independent meaning.

Keywords

Ai Ni Lao X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et Language, Self-Compas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25 年年末, “爱你老己”这一网络流行语掀起了一场席卷各大社交平台的传播热潮, 迅速登上抖音、小红书、微博等主流平台的热搜榜, 并引发大规模的使用与讨论。截至 2026 年 5 月 3 日, “爱你老己”的当日微信指数依旧高达 1,891,488, 其持续的传播热度足见该构式在青年使用者中具有较强的共鸣基础。“网络流行语被称为时代的标签、心态的风向标和年度‘纪念邮票’, 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还是一定时期社会心理的镜像”[1], “爱你老己”亦不例外——本文观察到, 该构式的流行或与部分使用者在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情感转向有关: 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 来补偿与爱护“老己”。

“爱你老己, 明天见”这一构式的生成有其清晰的语言演变脉络。其前身“爱你老妈, 明天见”源自网络游戏《英雄联盟》的角色台词[2][3], 后在社交媒体传播过程中被部分网友挪用为情侣语境, 语义指向发生偏移。2025 年 11 月, 抖音博主“四十肆”发布了一条短视频, 配文“我说想吃柚子但不想剥, 我自己听完马上给自己剥好送给自己了, 爱你老己, 明天见”, 将原构式中指向他人的“老妈”替换为指向自身的“老己”, 完成了从他指到自指的关键语义转向。该视频迅速引发大规模共鸣与二次创作, “爱你老 x”作为一个开放性构式框架由此正式确立。

目前学界对“爱你老己”的研究已相当丰富, 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 其一是青年心理与自我关怀机制的探讨[2]-[4]; 其二是话语特征与社会传播机制的分析[5][6]; 其三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该词的词汇构成与语用功能的初步描述[7]。然而, 现有语言学研究多聚焦于“爱你老己”这一单一词项, 尚未将“爱你老 x”作为一个开放性构式框架加以系统分析, 对其变体分类、语义生成机制及构式能产性的探讨仍属空白。本文拟以构式语法理论为框架, 以自建语料库中收集的 50 条真实网络语料为依据, 从构式的结构特征、变体分类、语义生成机制及能产性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以期从语言学视角深化对这一网络新兴构式的认识。

2. “爱你老 X”构式的结构特征

“爱你老 x, 明天见”在结构上可划分为核心构式“爱你老 x”与可选成分“xx 见”两部分。后者在语料中呈现出丰富的变体形式, 如“明天见”“下月见”“开学见”“天天见”等, 可出现亦可省略, 并能根据具体语境灵活替换, 在整体构式中居于边缘位置, 主要发挥韵律补全与语用强化的功能。

2.1. “老”字的语义功能

在“爱你老x”这一核心构式的内部，“老”字的语义归属是理解该构式的关键所在。“老”在现代汉语中功能多样，可充任副词(表“总是”“一直”之义)、形容词(表年岁大)及前缀。就前缀用法而言，又可细分为表年龄年长与表亲昵两类。考察本文语料可以发现，“爱你老x”中“x”位置所填入的词语——如“老机”(手机)、“老被”(被子)、“老苦”(苦难)——与年龄概念毫无关联，据此可以判定，“老”在该构式中仅承担亲昵前缀功能，年龄义已完全虚化。这与吕叔湘[8]对“老”作前缀的描述相吻合：“老”作前缀时“不表示年岁大”，用于称呼时“语气比直呼姓名亲切”。

进一步考察“老”的亲昵前缀功能，可以发现其在该构式中经历了显著的语义扩展。就传统用法而言，“老”作亲昵前缀的修饰对象局限于人名或人称，如“老王”“老铁”“老妈”。然而在“爱你老x”构式中，这一边界被系统性地突破——“x”位置的所指范围延伸至抽象状态(老苦、老累)、身体部位(老脊、老股)、日常物品(老被、老机)乃至虚拟对象(老寒、老产)等多个语义域。这一扩展并非“老”字本身固有的语义潜力所致，而是由构式整体赋予的。Goldberg [9]指出，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词汇的意义，整体意义大于各组成部分之和；陆俭明[1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构式义来源于认知域中所形成的意象图式，无法从构式的各组成成分中单独推导得出。“老”之亲昵功能向非人类所指的系统性扩展，正是“爱你老x”作为一个整体构式所具有的独立语义功能的具体体现。

2.2. 变体分类

根据“x”位置所指对象的语义类型，本文将语料中出现的“爱你老x”变体归纳为以下六类。

1. 自我指称类

“老己”“老自”“老我”等，所指均为说话者自身，是该构式最核心的用法，亦是构式的原型形式。同为自我指称，不同词项的选择并非随机，折射出说话者对自我关系的不同认知建构。

就使用频率而言，“老己”在语料中出现最多，“老自”次之，“老我”较少。这一分布与三个词项各自的语义特征密切相关。“我”是现代汉语中语义指向最鲜明的第一人称代词，主体性强，与“老”字搭配时主客体分离效果相对较弱。“自”本具反身性，“老自”虽已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客体化，但仍与主体过于贴近。相比之下，“己”作为古汉语反身代词，在现代汉语日常口语中已相当陌生，正是这种陌生感使“老己”能够以最大程度的心理距离将自我对象化——“老己”既是“我”，又不完全等同于日常主体视角的“我”，而是一个可被凝视、可被称呼、可被关怀的独立存在。这与张良驯[3]所指出的“自我客体化”机制高度吻合：说话者通过将自我置于第三人称位置，以友人视角观察和对待自身，实现温和的自我疏离。

语料中亦出现了“老奶”这一特殊变体，如“爱你老己什么的都弱爆了，我将推崇‘爱你老奶’这个心法”。与其他变体不同，“老奶”中的“老”字并未完全虚化，而是重新激活了其年龄义——说话者将自我设想为那个已经走过了一切、终将成为老奶奶的未来自己，以这个历经岁月的时间性自我形象，回望并安抚当下正在挣扎的自己。这一变体所实现的自我分裂不再是主客体的空间分离，而是一种跨越时间维度的自我对话，与其他变体中“老”字年龄义完全虚化的规律形成鲜明对照

2. 身体部位类

“老脊”“老胃”“老股”“老经”“老肺”——将自身器官人格化，该类内部呈现出亲昵关怀与自嘲消解两种语用取向的分化。

以“老脊”“老胃”“老肺”为代表的用法，语气偏向温柔的自我关怀——说话者将长期承受劳损的身体部位拟人化，以“老友”的方式加以心疼与致谢，隐含“我应当好好照顾你”的承诺。

以“老股”“老经”为代表的用法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用色彩。如“没有人一直疼我，但月经每个月都疼我，爱你老经，下月见”，以幽默的方式将身体的疼痛拟人化；“下月见”精准对应月经的生理周期，这种高度情境化的改造体现了使用者对构式边缘成分的创造性调用。

由此可见，身体部位类处于自我关怀与自嘲接纳两种语用功能的交汇地带，构成该构式语用光谱上的过渡地带。

3. 生活状态/烦恼类

“老苦”“老累”“老工”“老拖”“老专”——将抽象的困境、负面情绪或生活状态人格化，赋予其恒常陪伴者的角色。该类变体的核心修辞逻辑在于：将本应被克服或逃离的负面处境，通过构式的亲昵框架重新定性为“忠实陪伴”，从而实现一种温和的认知重构。

“没人陪我吃苦，苦却一直陪着我，爱你老苦，明天见”与“没有人一直陪着你，但工作永远在，爱你老工明天见”，均采用了“人不在，x却在”的对比句式——以他人的缺席反衬困境的恒常在场，再以构式的亲昵框架将这种恒常在场重新诠释为一种另类的陪伴。这种叙事策略并非真正接受痛苦，而是以幽默和自嘲为缓冲，在无力改变处境的前提下寻求心理上的重新定位。

4. 喜爱/陪伴物品类

“老机”“老被”“老咖啡”“老饭”“老鞋”——将日常物品拟人化，以亲昵语气表达依赖与感谢。该类变体在情感取向上兼具亲昵与自嘲，二者往往在同一语料中并行出现。

“没有人会一直陪着我，但手机天天陪着我，爱你老机”是该类的典型范例。将手机这一现代日常之物赋予陪伴者角色，以构式的亲昵框架对其客观属性加以情感化诠释，生出一种幽默而温暖的自我和解意味。该类变体的核心机制在于将物品的客观属性转化为情感语言，日常之物由此获得超越工具属性的情感维度。

5. 社会关系类

“老班”“老闺”“老诡”“老鱼”——将现实或网络中的他人纳入构式，指向具体的社会关系对象。

该类变体在称呼来源上呈现出多元面貌。“老班”源于对班主任的日常称谓，“老闺”为“闺蜜”的缩略，“老诡”则是“诡蜜”——“闺蜜”在网络亚文化语境中的戏谑变体——的进一步亲昵化处理。

“爱你老班，下次见”，“老班”虽在日常用语中早已存在，进入构式后语气更显轻盈自然，情感表达的距离感被有效消解。值得注意的是，“老诡”的出现说明构式具有吸纳非规范词汇的能力，非标准词项同样可以被无缝嵌入构式框架。

同时，“x”位置对所指对象的来源几乎没有限制，网络身份标识同样可以被纳入构式的亲昵化框架，如“老鱼”截取的是对方的网络用户名，而非姓氏或关系称谓。这一用法表明，进一步彰显了该构式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6. 精神寄托/娱乐消费类

“老地”“老产”“老寒”——所指为偶像、游戏、影视等虚拟或娱乐对象。该类变体在构词机制上与其他类别存在显著差异：所指对象多为专有名词，“x”位置截取的往往是完整名称的部分音节，在完成缩略的同时实现亲昵化处理。该类在构词上与其他类别存在显著差异：“x”位置截取的往往是专有名词的部分音节，在缩略的同时完成亲昵化处理，如“老寒”源自游戏《逆水寒》，“老产”为二次元群体常用语“家产”的亲昵化改造。该类变体的共同特征在于情感的单向投射——说话者与所指对象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对等社会关系，而是借助构式框架将对虚拟对象的依恋加以确认，与第五类形成鲜明对照。

综合六类变体的分布可以发现，“爱你老x”构式的所指范围呈现出从自我核心向外辐射扩展的认知规律：由自我指称出发，依次延伸至身体、状态、物品、社会关系，最终抵达虚拟世界。这一扩展路径并

非随机,而是沿着与说话者情感关联由强到弱、由内到外的方向逐步推进,本质上是说话者以“老x”为媒介,将亲昵框架系统性地投射到与自身存在情感联结的一切对象之上。这一规律既印证了该构式的强大能产性,亦体现了认知语言学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化”这一基本原则。

3. “爱你老x”构式的语义生成机制

“爱你老x”构式的整体意义并非其组成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认知机制共同驱动:自我距离化(self-distancing)与本体隐喻“自我是老友”。二者分别从认知心理与概念隐喻两个层面,共同解释了该构式何以能够在亲昵框架下实现对自我的情感关怀。

3.1. 自我距离化机制

自我距离化(self-distancing)是指个体从非第一人称视角审视自身经历的认知过程。Kross 与 Ayduk [11] 的系统研究表明,当个体以第三人称方式指称自我、审视自身处境时,能够有效降低情绪强度、减少反刍思维,并促进更为理性客观的自我反思,从而实现适应性的情绪调节。

“爱你老x”构式在语言层面精确地激活了这一机制。以最核心的自我指称类变体为例,当说话者使用“老己”而非“我”来指称自身时,一个看似微小的词项替换在认知层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说话者被迫从习惯性的第一人称沉浸视角中抽离,转而以旁观者的角度凝视一个名为“老己”的对象。这个“老己”既是“我”,又不完全等同于日常主体视角的“我”——它是一个可以被观察、被称呼、被疼惜的独立存在。

这一认知转换在语料中留下了清晰的语言痕迹。“我自己听完马上给自己剥好送给自己了,爱你老己,明天见”,说话者在同一句话中先以第一人称“我”和“自己”叙述行为,继而以“老己”完成情感表达的落点——两种人称的并置,清晰地呈现出主体视角与客体视角的切换瞬间。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距离化机制不仅作用于自我指称类变体,也延伸至该构式的其他类别。当说话者说“爱你老苦,明天见”时,同样是将“痛苦”从自身的一部分中剥离,以关怀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的方式加以对待,从而完成对负面处境的认知重构。这说明自我距离化机制在该构式中已超越单纯的自我指称功能,成为整个构式框架的底层认知逻辑[2] [3]。

3.2. 本体隐喻:“自我是老友”

如果说自我距离化机制解释了该构式如何在认知上制造距离,那么本体隐喻则解释了这种距离被赋予了怎样的情感色彩。

Lakoff 与 Johnson [12] 指出,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是人类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的基本认知方式——将某一抽象实体概念化为具有特定属性的具体对象,从而借助对该对象的已有经验来理解和处理这一实体。“爱你老x”构式的核心本体隐喻可以概括为:自我及与自我相关的一切是老友。

在这一隐喻框架下,“老”字的亲昵前缀功能被系统性地激活——“老己”“老苦”“老机”“老班”中的每一个所指对象,都被概念化为一位与说话者长期相处、值得被亲昵对待的老朋友。这一隐喻映射的源域是人类对待老友的身体经验——耐心、宽容、无条件接纳、不计得失的陪伴;目标域则是说话者与“老x”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映射,抽象的“自我关怀”获得了具身性的情感底色:善待“老己”在认知上被处理为善待一位老友,而人类普遍对他人比对自己更为宽容,这一心理机制使得自我关怀在“老友”框架下变得更为自然、更少负罪感。

3.3. 两种机制的协同作用

自我距离化与本体隐喻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在该构式中形成协同关系:前者提供认知上的心理距离,

使说话者得以从沉浸其中的第一人称视角中抽离；后者填充这一距离以温暖的情感内容，将距离转化为关怀而非疏离。二者的叠加效应，使“爱你老 x”既能够帮助说话者客观审视自身处境，又能在审视中注入积极的情感力量——这正是该构式区别于一般自我调侃表达的根本所在，亦是其引发广泛共鸣的语义基础。

4. 构式的能产性

4.1. 从“老己”到“老 X”的泛化规律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不仅具有固定意义，而且能够通过类推机制不断生成新的表达形式。Goldberg [9] 指出，语言使用者能够依据既有构式抽象出结构模板，并在新的语境中进行创造性填充。Croft [13] 进一步提出，构式不仅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单位，而且能够形成独立的语义约束，对进入其中的词项产生选择限制。

从传播路径来看，“老己”作为原型形式首先确立了“爱你+亲昵称谓”的基本框架，其核心意义并非单纯表达喜爱，而是借助第三人称化、自我客体化的方式实现情感关怀。当这一意义框架被语言使用者识别之后，“X”位置逐渐获得开放性，任何能够与说话者形成持续关系、情感联结或陪伴体验的对象，都可能进入该位置。

语料显示，“老 X”的扩展并非完全自由，而受到一定认知条件的限制。首先，X 所指对象通常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例如“老苦”“老累”“老机”等都指向长期存在的状态或对象。其次，X 所指对象往往与说话者存在情感关联。再次，进入构式的对象通常能够被拟人化，从而接受“爱你”这一情感行为。

沈家煊[14]指出，构式意义能够反向制约词汇选择，即词项进入构式之后会获得新的解释空间。在“爱你老 X”中，“工作”“手机”等原本缺乏亲昵意义的词语，在构式作用下被重新概念化为“陪伴者”或“老友”，从而获得新的情感属性。

因此，“爱你老 X”的能产性并不是无限开放的，而是在“持续陪伴-情感联结-可拟人化”这一认知条件下实现的有限泛化。这种有限开放既保证了构式意义的稳定性，也体现出网络语言较强的创造能力。

4.2. 与其他网络构式的比较

近年来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大量具有开放槽位的新兴构式，如“XX 搭子”“电子 XX”“赛博 XX”“XX 文学”等，它们都表现出较强的生成能力和传播活力。

邵敬敏[15]指出，网络新构式往往具有模板化和高复制性的特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群体共享的表达模式。“XX 搭子”强调共同活动关系，如“饭搭子”“学习搭子”；“电子 XX”强调数字媒介带来的情感替代，如“电子榨菜”；“赛博 XX”则强调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属性。

相比之下，“爱你老 X”具有较为独特的构式特征。首先，其核心意义并非功能协作，而是情感关怀。“搭子”强调共同参与某项活动，而“老 X”强调长期陪伴与情感联结。其次，其情感色彩更加突出。“爱你”作为显性情感动词直接进入构式，使整个表达天然具有积极评价意义。再次，其认知机制更为复杂。王寅[16]指出，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意义来源于人类经验和概念化活动。“爱你老 X”不仅涉及拟人化，还涉及自我距离化、本体隐喻等认知过程，因此能够实现对自我及相关对象的重新概念化。

因此，“爱你老 X”虽然与其他网络构式一样具有开放槽位，但其情感属性更强，认知层次更加丰富，也具有更明显的心理调适功能。

5. 流行原因

5.1. 青年自我关怀需求的增长

部分青年群体面临学业竞争、就业压力、情感焦虑等现实压力，自我关怀因而成为其心理需求的重要面向之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17]的调查数据显示，18~24岁青年群体的抑郁风险检出率在各年龄段中居于高位，提示该年龄段确有不忽视的情绪调适需求。Neff[18]提出，自我关怀强调个体以理解、接纳和宽容的态度面对自身的不完美，这种积极的自我态度有助于缓解焦虑和负面情绪。

“爱你老己”的流行，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情绪表达方式。与直接表达“爱自己”“接纳自己”相比，该构式通过第三人称化策略，使自我关怀变得更加自然。例如，“爱你老苦”“爱你老累”并不是否认痛苦，而是在承认痛苦存在的基础上给予情感回应。说话者通过将负面体验对象化、拟人化，实现了对自身处境的重新认识。

张楠楠[6]认为，“爱你老己”体现了青年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自我调适倾向。叶锦华[2]也指出，该话语实际上反映了青年群体对情绪价值和心理支持的现实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主要基于本文所收集的网络语料及既有研究成果，而非系统性的社会学调查，其结论应被视为对该构式流行现象的一种语言学层面的观察与推测，而非对青年群体心理状态的普遍性判断。综合来看，该构式的流行，或与部分使用者自我关怀需求的表达在网络语言中的呈现有关。

5.2. 网络传播与群体扩散机制

网络流行语通常具有较强的复制性和变异性。刘蒙之[1]指出，网络流行语不仅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心理的风向标，其传播过程往往伴随着模仿、改造与再创造。

“爱你老X”构式具有明显的低门槛特征。一方面，其形式固定，表达简短，易于记忆；另一方面，“X”位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使用者较大的创造空间，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经验不断生成新的表达。

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互动机制进一步促进了构式扩散。用户既是接受者，也是生产者，大量二次创作不断丰富构式类型。此外，不同使用群体也会根据自身语境进行改造。例如游戏爱好者群体中的“老寒”、追星群体中的“老产”、校园群体中的“老班”等，都体现出特定社群文化对于构式传播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爱你老X”的流行既源于其自身较强的构式能产性，也受到网络传播环境和青年亚文化共同作用的影响。

6. 结语

“爱你老X”并非单纯的网络流行语，而是一个具有稳定形式和独立意义的新兴网络构式。本文基于构式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其结构特征、变体类型、语义生成机制以及构式能产性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该构式以“老己”为原型，通过自我距离化机制和“自我是老友”的本体隐喻，实现了对自我及相关对象的亲昵化重构。其变体扩展呈现出由内向外的认知路径，并沿着情感关联程度逐步扩展至身体、状态、物品、社会关系以及虚拟对象等多个领域。

同时，该构式的广泛传播既反映了网络语言较强的创造能力，也从语言层面提示出部分青年使用者对于情绪价值、自我关怀和心理支持可能存在的现实需求，但这一判断有待更全面的社会调查加以验证。

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构式，“爱你老X”不仅丰富了汉语网络表达方式，也为观察青年情感表达模式和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新的语言学视角。未来仍可结合更大规模语料，对其历时演变、跨平台传播及语用差异展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刘蒙之. 网络流行语的演化迭代、言语实践与价值评判——以 2022 年度流行语为例[J]. 人民论坛, 2023(4): 94-97.
- [2] 叶锦华. “爱你老己”: 大学生寻求自我关怀的表征、成因及引导路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6(2): 105-111.
- [3] 张良驯, 卢瑶. 青年“爱你老己”话语特征、成因与引导[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5, 44(6): 64-75.
- [4] 王百公. “爱你老己”: 青年自我关怀话语的样态、成因及引导[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6, 18(4): 89-94+100.
- [5] 胡韶悦. 网络话语“爱你老己”的多维传播机制研究[J]. 今古文创, 2026(17): 133-135.
- [6] 张楠楠. 自我技术的困境: 当代青年主体性建构的抵抗与规训——基于“爱你老己”文化现象的思考[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3(2): 84-91.
- [7] 周文玉. 网络流行语“爱你老己”的语言学分析[J]. 嘉应文学, 2026(3): 101-103.
- [8]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9]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0] 陆俭明. 构式与意象图式[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6(3): 103-107.
- [11] Kross, E. and Ayduk, O. (2017) Self-Distancing: Theory, Research, and Current Directions.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Elsevier, 81-136. <https://doi.org/10.1016/bs.aesp.2016.10.002>
- [12]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3]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4] 沈家煊. 构式语法与汉语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11(1): 3-17.
- [15] 邵敬敏. 汉语构式研究的若干问题[J]. 汉语学习, 2015(4): 3-11.
- [16]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7] 傅小兰, 张侃, 主编.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 [18] Neff, K.D. (2003) Self-Compassi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 Oneself. *Self and Identity*, 2, 85-101.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0309032>